

光阴

光阴

(此诗系云南昭通一中高中历史老师李迎春所作，现全诗转载)

光阴让人老 病菌让人恐惧 别的还怕什么东西？
天涯海角 沙滩上堆着沙数的人
海水遥望宏碧
倒映着巨大漂亮的屋影
情感的海鸥飞向下海弄潮的人们
辛苦了大半年的一家子 相亲相热的情侣
捉海龟 戏海豚 拯救美人鱼
许多官员商人 陶醉于渺小的腰身蜂王般大屁股的女人：二奶 交际
花 小姐 女大学生
无数人明骂暗嫉 他们的泪水淡而无味 心中有酸葡萄的滋味
海水脏得胜过冥后的月经 里面有油污梅毒疥虫死去的艾滋病菌
无形的小东西
比不得古代的毒虫高温贫困致命的孤寂文化遗弃
死亡的蛮荒禁地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旅游胜地
仿佛不动的日轮梭标万丈 万丈长鲸喷出红霞万丈的血
可曾有信念水天同色
千古长新
可曾有胸襟宽阔如天地 大鹏振翅击水 逍遥无际
太阳的光球飞到手心衣襟发际仿佛亿万宝石的精魂

不止是这里 不止是这里 彩云之南 雪山清暖妩媚
有不败的花 不凋的叶 不萎的根 长青的藤 千载的春光永生？
无数人萌动春心 烧香骑马照相逛民族村 到国外看艳舞
埋怨苗条的俄罗斯小姐乳太小没有大臀 笑人妖们的小鸡鸡
干涸的仅仅是蝴蝶泉水
泉瀑流万壑千溪百转千回的路径 花魂鸟魂相辉相映
白云般变幻的老虎蟒蛇孔雀象群

伴人吟唱的多情黄昏 时有高猿清吟伴着人
大山哎 你为何挡住我的路哎
大河哎 你波涛汹涌洗我热泪哎
河水奔腾 白石峥嵘 被杀戮的千万奴隶 白骨铮铮
这已成过去已成过去 现在有无孔不入的毒品 最多的艾滋病人
腐败的官吏 五湖四海的妓女 财源滚滚 拉动经济 一次扫黄
资金逃逸干净
算什么问题 杜牧 柳永 白居易都做过相同的事情 发臭了的河
可不曾是香艳的秦淮水？
那感动了所有有情的才情激动过所有性灵性情 总让人忘了丑恶
的过去
官员们挺着能容一切难忍之辱的大肚皮 胡萝卜根须似的充血生殖器
丑陋的皮囊装着同样丑陋而无大恶的灵魂
还有小便池一般把肉体和情感表演得维妙维俏的女人
比汴州更繁华的天堂酒楼歌舞厅 性的饕餮者吞食了爱情
傍晚流动的污染空气让人窒息
那有什么关系 自由已成口头语 人们自由自在生活赌博贪污投机
卖淫 你也自由自在感念畴昔
杏花天雨里聆听天籁 望光阴白如花雨 一隅天青如荷萍 观赏的
鱼儿在啁唧
万象浮动浮生意趣 残败的宫城废墟 吟唱着亿万生灵 青草在长
成 呈更广博的生机
梦里的泪滴到腮边还带着笑意
明月从海潮里升起 渔灯舞碎金蛇狂舞的叶
乱鸦黑云里 鬼情人弹破了银筝
相思复生相思 三生石上飞过芳芬的侧影 相思鸟让天空变得鲜明
青埂峰下红玉炉前 木石的盟缘让人愁伤婉约 悲生豪情

红颜在机械记忆里凋谢 一声冬雷惊魂 惊扰了没有被杀绝的大熊
颤出洞穴
九州之水 八荒蜿蜒

雷霆变幻冰花冰凌 冰刀冰矛刺向天空 刺向太阳的红心脏里
缟素的庄严让一切复归安静 雷霆万钧的江水止歇 白幡飘着白血
静谧的长白山天池荡起一层层同心涟漪
被放逐者的土地 天寒地冻 苦寒绝域 不改初衷的放逐者和着
枯枝败叶 分解于打萍的春水 化作护花的泥
雪花拂着白马白龙白衣藏韵的梅
大千世界美如水晶宫 女人们比夜叉婆俊 男人们都有虾米 在此
冬
泳滑行 恋爱 嫖异国的便宜女人 不放过任何时节

超弦的歌万仞 伴送着二十四朝明月 古文化威赫之地 末代王朝
的
阴阳宅 你可曾记忆 可能找到潜通未来的暗径 可能穿越重重的
次声
灰影 非人性的钢铁堆积 一如凝凝望你杏红的染色体
昏噩的中心有大笑穿越
那罗刹森严的封建大门 画地为牢的恐惧
迷信的翻新 绵绵的奴性
黄土中闪烁的荣名 把一切奉献给暴君的美丽宫女
踏足的真理 癞头的道义 含笑的狐魅兼美
千年龟背托起的谶语 被尘封的黄钟大吕
无数的生命在剑水里吟唱无稽的生命
没有一棵树的禁城被缩为盆景？

暴烈的沙尘让人警醒 扫落阴暗的感情 午晚阵阵惊魂？
钢筋泥骨没有灵魂 属于高官老板明星 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这是
他们
迷宫般巢穴
他们布置灯火烹油 鲜花着锦 你走累了 坐下来歇息
满是晃动的光胳膊光腿 感觉象难民 望着几十万做着明星梦幼稚
而

不天真的少男少女
被烧成废墟的皇家园林 飘着夏令营孩子们的杏黄旗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这一切已经过去 有人萌发拉斯蒂涅的雄心
不知是谁 步当年强盗的后尘 肆意排泄 大水法下 尿尿把把
苍蝇
乱飞
谢天谢地 这一切已经过去
有的孩子走肿了脚 有的哭肿了眼睛 想念着母亲
“我还要来的 高考后一定 “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罪 换个地方打牌聊天喝个烂醉
为什么又来被炒得喧闹的第三极
白噩般的白云追逐着亿万年的寒冷埋藏于星宿海底
白雪反照着消失了亿万年的古星辰 冰凉的玉树转动着不变的年轮
日不照的深谷 万岩参差 唯有流星和陨落的飞机划破亿万年的
噩沉
杳深的纯净水旋入赤热的地心地火冲腾 热泉滚滚

太阳扩散风光的年轮 划一圈圈同心涟漪 江河之源 大冰川明镜
驻足此岸的风景凝望彼岸的花雪
唯有地球旋转的静谧
雪仿佛蝶舞翩出蝴蝶之梦 翔于朝合夜开的星空
磅天礴地的大雪脉浇铸千古 不歇的文明
念青唐古 各拉丹东 巴颜喀拉 喀拉昆仑
呵 喇嘛的歌声多么凄迷 人骨念珠宏扬浊清
转世的本质亿万年 快让鹰收拾干净
与太阳为伴的大鹰带走了灵魂
饥饿赤贫的圣城 一度被侵略者占领 无数奔雕般藏羚羊惨遭灭顶
歹徒的枪声是最大的噪音 胡子吧渣的汉子成了羊们的守护神
有人骑摩托车在湖边扎营 几个手握腰刀的人来收保护费 一小时
一百 谢天谢地 没有杀人

沉默高傲的大鹰留下最后挣扎的血 灵魂与太阳比翼
四周空旷清冽寂静 有逼人的妩媚
可是有那么多庸人制造出来的平庸东西骚动喧闹也发自这里
烧香吧叩头吧 爬山吧 高消费吧 唱流行歌曲吧 只要安定古人
也是 这样呼朋唤友 高谈阔论
他们有更不耐寂寞的灵魂
诗本是穷人的哭泣醉人的狂语
求佛保佑吧灌顶 圣城被几百千把英军占领 不止一个达赖投入对
方的怀里
一个达赖歌渴望爱情 被废黜
一个班禅被从宝座赶离 在风暴泥流中踉行 感受如同众生 依赖
着
忠心的随从和马匹
过去未来宇宙诸世周天诸佛的天竺 大英雄罗摩与美人悉多至爱之
所
遭了几百年魔劫：恐怖瘟疫战乱让人虚脱的高热烧毁神庙的大火

女神样的公主 精诚所凝的铜镜化作日月山光明
千古流传着的是她白玉的坚贞白雪的高洁
公主做了赞普两个大老婆之一 她只有十四岁 正是想****年龄
朱丽叶
也只有十四岁 比罗密欧动心的第一个人罗瑟琳美丽 罗密欧看不
到今天这么多美女 哎，虚假总是能引出太多真实
的东西
尽管如此 我还是相信朱帘秀苏小小李师师李香君胜过今天的交际
花明星 让人心失血人面失色的大惨痛宏扬了她们的尊贵
没有污染的大地才有美丽的虞美人丽春

狂暴的沙尘让人警醒 把情感蒸发干净
退化的草原 再没有牧童骑着牛儿吹着横笛
泊河沉沦 伴着死去的骆驼水鸟深闺的梦中情人

行将消失的怆圆落日 总会喷薄海市蜃景

够了够了 我不能踏遍每一寸土地 饮每一泓泉水 在每一个洞穴里安歇

这本就是一种野心 我丧失了对大地最安详的崇敬

我那惊悚的参魂 血肉的顶礼 形销骨立的苦行 已让我气息如线命

薄如纸

一草一木一山一溪一隅已经足够 千年的巡礼 不过瞬间的回眸

啊 泰山顶上临风摧风的玉树呀

暴晒千年的夸父脊背呀

剑竹割下的熊猫舌头呀

精卫填海永不陆沉的岛屿呀

永远摧人奋进的爱人泪呀

白驹奔腾 血肉模糊的健儿生前的歌 万紫千红的人格 汇入天地之原色

九州之水 八荒蛰腾

席卷九州的九原狂飙 摇撼了百年风云

经受了战乱和污染的大地 承载了千万人的热泪热血豪情

永不陆沉的岛屿 环嵌着九龙金樽 静凝着日月潭影

你可曾觉得这大千世界渺小得象雄心就能驰骋的场地 重重的阻碍
虚弱得象誓言就能粉碎的东西？

你可曾在激动中复活了对芸芸众生抽象的爱和尊敬 但其实不管他们谁阻挡了你 你恨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

你可曾在经与权的运作中保持心灵的颤动而绝不位移？

你在热血喷涌中可能保持奔马雕刻的宁静

把万丈雄心转为歌唱的柔情？

还是觉得这些都是装砌的诺言 娇饰的伪语 只愿默默静听天地之语 思维随物候更新？

虚假是否是一切？一切是否值得奋斗？ 付出的一切是否值得？
或是这一切没有兴趣 只要汽车房子高档西服化妆品一台电脑足球
麻醉剂
露水情人？
但愿你不要牙疼 不要为这一切成为候补奴才和娼妓

这一切早就开始了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面对美色的诱惑 死亡的威胁 平庸的蹉跎 裙带的 羁绊 欲望
的冲 击
大丈夫能有几？
道可道 非常道 所有的眷念执着暧昧的前因黯淡的前景又怎能说得清？
梦里残梦 又怎能忘了解梦的痴迷
至大为秋毫之末 渺小的原子空间舞蹈着亿万感应的微粒 一旦它们不再沉默就将泣鬼神惊天地

庞大的世贸中心 轰然倒塌如道具 和着血尘肉泥
博爱自由平等 唱诗的歌声发自智信者的歌喉才能扫除妖瘴 庄严神秘
在废墟赝品残骸中复活人子的灵魂
智慧的理想国里 总有天堂的一缕云 宽广的天国总有众神的赞许
一切如有法 如露亦如电 如梦幻泡影 不杀生不邪淫 普渡恒河沙数
的众生 实未普渡一人
可还有别样的诡辩 异样的巧饰？

露珠碎梦铺满黎明的小径 哪容装神弄鬼？
我们杀了太多的生灵 破坏了自史前来的洪荒图景 正如我们杀了
我们不自知的感情 只剩下简单的亢奋 刺激 沮丧和焦虑
我本是平等生命中的微粒 如何普渡别人？来自

偶像的黄昏市场 到机械的无物之阵 如何能救自己？臭皮囊烤得发皱

小灵魂破碎撕裂

我不相信万能的主宰神灵 这一切太简单乏味 我们反抗
永恒的缺失悲哀无聊残忍心中的至静至纯至勇至真烈就是最真的宗教感 情

有时还需要点幽默

某一时刻某一瞬某一民族某一人 人性的光辉足以比美日月
可是哎 我总是把一个异性当女神

这一切早就开始了 重大的问题压缩为一个球在滚
奥林匹亚诸神的子孙 赤身裸体 在小场上打斗比拼 成长为万物之灵长

宇宙之精灵

战争和杀戮放过了那一刻

人受制于诸神的命运 宙斯化作一头头禽兽 大发兽性 把一个个美女奸淫

今日媒体造出的诸神干着同样的事情 却是双方愿意

星族 媒体老板艾滋病毒和他们一样高兴 可是难道他们的表演不让千万人幸福你也陶醉 爱上他们的异性不是被你当成你膜拜的神？

难道缪斯已经死去 只剩短信息广告语黄色笑话明令片暧昧而温软的劝慰空虚的好莱坞电影难道没有诗豕一般的气息 比皇家舞会出猎公主出嫁更大的布景

比王子公主更漂亮的男女 雕塑一样美丽的男女 有印象画一样梦魇的气息

把谎言变成真实 丑陋变成美丽 灾难如同一个恶作剧

古代的演员难道不是有同样多的钱 同样的声誉

赫拉克勒斯 伊阿宋 不同样妒嫉而残忍

你是这一切强烈的批评者 你内心是否羡慕他们 希望成为他们那样

举世瞩目的人 或者 少数人尊你为大师就沾沾自喜？
向正统宗教挑战的教主们 难道没有把人变得歇斯底里
朽骨僵尸的政客自诩为神 难道不越来越成为笑柄

一切早就开始了

古希腊罗马的杀戮征服 对“野蛮人” 与迷信为伴的十字军让十
字架淹在血中没顶

自称为教徒的欧洲人虐杀了上亿的非洲人 剥下了千万印地安人
的头皮 传播毒品和文明的花柳病

同一教派的纷争 圣巴托缪一夜 十万人头落地 数百年的火刑
行刑者

疲于奔命 人心变成火葬场一样的废墟 形形色色的准教派 上演
同样的

惨剧

权力的老鼠大如山魃 沉重的历史石棺枢散发出蜕变的毒厉

世界是没有围墙的精神病房 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脏东西
一双名牌鞋 几百美元 贫困的儿童妇女报酬几分

穷国堆满了富国的垃圾 爬满了虐原虫蚊子苍蝇

被异化毒害的鬣狗 咆哮低沉 声音发自嚼过人肉的牙床底

地狱里是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暴君

杀戮的英雄总是牵动着亿万人

幸好千万人的死亡不再是数字 非洲 阿拉伯 儿童

面对死亡 面带微笑从容镇定 闪动着平静忧郁的大眼睛

洞悉生命的天真

蔑视死亡的勇气

为亲人为劫数而悲怎不令人热泪滚滚？

看见弱动物的不幸也会唤醒我们最本真的感情

泪落入简单深陷的城府里？

为了神圣的教义正义 为了神圣的事业 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

“我怀疑他要害我 我先把他们击毙”重复了千遍总算没有了遮掩
杀一个恶人 杀他的九族 占领他的村庄 夺取他的财产 也把他

的不义变成了自己的
微笑的批发者 德之启动者 杀戮的操纵者收敛者——大恐怖的报
复者始作俑者
不折不扣的暴君

火焰炽烈 天堂崩裂庞 大帝国 千秋万代的梦呓
无数的灵魂在剑水里吟说生命的无稽 太阳下没有比白骨更亮的东
西
那泛滥到了希伯来欧美的洪水才能洗净这一切
那么多和平的人民
忠诚不再匍匐感情不再偏执聪明不再受制于愚蠢
诚实不再受骗于虚伪 坚韧不再是顽冥大度不再容忍罪孽

政客们已经老迈 军人成了机器 英雄成了商人
他们的微笑含有数不清的参数信息
电脑这样的好机器能让
理想发光着色 罪恶满天乱飞
金银恢复单纯的美丽 让位于花花绿绿的纸币
四季综合 让旋律破碎又粘贴天堂重叠地狱
每人都有自由的语言发自肺腑 打破罗网的禁锢 神学般垄断的高
等教 育
每个角落成为中心 每个人不论何地 都能迸发天才和力
每个人都能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不战而屈人

重大的进程 女巫水碗水晶般深刻而明晰
爱因斯坦 马克思 印刷品上的旧人 电脑英雄的世纪
资本活跃于世间 每个毛孔滴着香水和致幻剂
财富增值 多印的钱多过买电脑所需
他们的钱让一切别的贬值 不仅仅是一堆枯燥的数据
他们可以购买我们所有的鲜花 木材 森林 城市 所有我们赖以
生存的

东西 正如他们的先辈用玻璃 酒 镜子和小玩意
还可以制造出庞大惊心的场景 操纵我们的欲望、感情
有毒的血液让蛇美丽 蛇毒能治病 最早的蛇让人有智慧 不再是
白痴
不再膜拜大大小小的骗子 反抗地震般的大瘟疫

昔日的皇帝太子衙内公主 总是不愿退场的明星
皇帝拖着猪尾和一群疯疯傻傻的青年男女混在一起 有时喜笑颜开
有时
发了醋劲

这是好事情 他的心仁慈 总是和子民在一起 这是好事情 这不过
是民风民情

人们富起来 总要文化和情感消费 不再要看感天动地窦娥的
冤情

我也相信如果少生孩子少折腾我们的钱一定能成堆 经济能起飞
一如我们的邻居 小小的日本国的人

他们面积有限 国土贫瘠 是我们肉体和精神的后裔 有同样的阴
暗

扭曲和奴性

战败后他们没有伟大的政客 多的是腐败的财阀和官吏 丑闻暴叠
他们的上空笼罩在黑雾里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措辞严厉
情意绵绵诗意绵绵的青年人借酒消愁欢乐唯性 他们同样腾飞
怀着疑惧望着我们

火箭升空固然费力 比不得轻型飞机 但腾空的火箭威力无比
我们的江山如画 奇珍如星 英雄辈出 巧匠成群

一个诞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蔡伦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李世民的
国度 千年雄踞于世界文明的峰巅万仞

我们的丝绸丰富了大地的物候 让人象精灵一样美丽

我们发明的纸 代替了血淋淋羔羊的皮

我们的火药 炸开了新天地

我们的指南针 指引人们渡过恐怖盲目的海流 指引了英雄的路

怆夫的葬地

我们的印刷术 消灭了最赤裸的神权迷信

我们的中学生 在国际科学奥赛中总是摘银夺金

我们从未侵略别人我们总是和平谦逊而耐心

我们丰富多姿的文明一定让世界丰富而稳定

世界决不是是缺了一足的大鼎

决不是西方舶来的霸权置换成狂妄而虚幻的东方式宗主权

切切实实

博爱、大同、众生平等

别说我们的人没有创造性 这不是亚里斯多德 达芬奇的世纪

只要你比别人快千分之一就行 我们自古巧匠成群

苦难的沙尘堆不成大厦 所谓雄才的磨难戕害了多少至情至性之人

“我愿做权力之轮碾碎的泥土”

让良知驱动责任 理智驱动感情

横行官员不法商人 尽管上下其手 二三其德 但毕竟有了油彩面具

有了抽象的良心和正义 他们不得不随大势而趋 何况他们不算什么

我们还有千千万万别的人

为反抗法西斯 有人独立在冰天雪地 穿着破棉衣胃里没有一粒

粮食 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让鲜血融化冰冻的土地 有人宁死不受辱 唱着歌 投入滚滚的江水

有人为传播自由的声音 被 一阵营的人杀戮 默默忍受着举世的不解 别有用心的污蔑 眼中的泪发于心 眼睛和心灵被洗得无限纯洁

有人为拯救被大火焚烧的孩子 一次一次扑入烈焰 被烧成了灰烬 比成灰的蜡烛更惨烈

比泰坦尼克更现实的悲剧

普普通通的男女 把活命留给别人 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心底 灾

难降临 独特的死亡环境 激发了整整 一代人蛰伏的高贵
谁说没有真正的爱情？没有爱的只是展示肉体的浅薄而幸运的一小撮人
是谁营造千千万万让老人孩子不受风风雨雨的温暖家庭？
真正的爱情 几十年的消磨不变心 正如信天翁 在海水里洗得洁白 翅膀迎着风浪而飞
我们普普通通的亿万下岗人 干过多少最脏最累的活计 不变的唯有道德勇气
默默无闻的农人 相伴唯日月星辰 把希望和身心托于天地 有时忍痛不得不损害安身立命的根本 干裂的黄土地飞出他们怎样的感情
英雄科学家才子官员商人正出自他们
人民 不能被愚弄吹嘘假借忽略压制的群体
呵 活生生的人们 但愿不再是贪婪自私平庸麻木 被操纵的氓群

唐梅宋柳裸湿的根
见识过繁荣盛衰大地轮回的古燕子后裔
永不再的红颜才俊
知音者心中不能被污染的高山流水
爬虫怪兽游龙惊鸿生命集成块的古老文字
所有情感蕴集的诗文
格言警句般累累荒坟骨灰瓮
无数灵魂传来的彼岸信息
足够了 我们决不会变成被同化的群体
世界文明决不是缺了一足的大鼎

情感的炽烈把悲哀烧尽 情感的水柔化了铁骨铮铮
悲哀 悲哀后的一瞬 释放了心灵
愁伤婉约 悲生豪情
如何以一种幽默沉着把情感波谷中的平庸卑劣化解干净？
万籁浮动浮生意趣 柔美的黄昏融入了夜色的扑塑美丽

看那颗缀满花和露水的上升的星
古往今来的奠基人都在至情里 晚霞星辰寄托着他们的光辉
童话中的精灵已成童话般的感情
地老天荒正是永恒的诗意
梦随着下弦月飞升
泪流到腮边 带着笑意